群書札記

羣書札記卷之二目錄

度轂　高足　零星

馬加牛加　黃龍不成　肸蠁

盧橘　玉樹青葱　巨靈

天與地沓　周公受秬鬯　足下

天帝醉　雉媒　大谷梨

蕭杌　齒居晉而黃　桐乳致巢

奇相　豁膝　遒風

合歡蠲忿　廣陵散　神女賦

羣書札記卷之二

古虞朱亦棟原名芹學　　及門諸子校字

曾子植羊

劉子新論觀量篇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謂剉羊皮用土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按此本淮南子文公樹米曾子駕羊猶爲智也陸賈新語文公種米曾子駕羊淮南本此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則駕羊似作服牛乘馬解劉子易

駕為植則植作種羊解矣考陶九成輟耕錄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兎食之肥美則羊固有種者矣

五星聚東井

北魏書高允傳崔浩別為魏歷以示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王幼學綱目集覽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星從

而聚之劉歴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
而從歲星于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
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
星得從歲也按劉說似矣然漢高元年歲在甲午而云
歲星在東井此不可解也

歲在大棣

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月敦牂太歲在午按史記天官書
歲陰左行歲星右轉以攝提格歲歲陰在寅歲星居丑
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

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此其常也今太歲在午歲星安得在未乎考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午曰敦牂太初歷歲星在東井與鬼故云爾而不知其非也當從天官書爲是

按太初歷所用乃六合之法以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此歲合也而以

之考歲星之右轉則非矣嘗見星命家言以子通卯以丑通寅以辰通亥以巳通戌以午通酉以未通申初不得其解旣而思之此卽歲陰在卯歲星居子之義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矣

或曰如子之說漢高元年冬十月（按漢用秦歷秦之十月今之七月也）五星聚於東井非井與余曰五星聚井容或有之以爲太歲在午則不合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問）律歷志漢高卽位歲在大棣之東井之二十六（當作二）度鶉首之六度故漢志曰歲在大棣

名曰敦牂太歲在午不知大棣是何分野若大棣之名不見于十二分野但以漢高卽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卽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棣之東井二十六度也然則大棣卽壽星之垣則星或亦一名大棣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按律歷志鶉首初井十六度中井三十一度終於柳八度則東井之三十二度指度而言之也鶉首之六度指宮而言之也考大棣一名巨嬎巨卽大字之義棣當讀大巨嬎二字切音爲

榛則大榛乃未宮之分野謝山以爲壽星者誤矣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注葢千里之蟹也未宮之名巨蟹葢取諸此汲冢周書海陽大蟹其殼專車釋與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里名勝毋 里史記作縣

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李善文選注占有此事未詳此所本考 淮南子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鄒陽書葢本此考尸子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則此乃孔子事又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

盜泉所謂養志也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孔子不漱許愼說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本此

黃金滿籝

漢書韋賢傳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如淳注籝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籝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愼說文解字云籝笭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

筲爲籯然則篋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正義葢兩通也案滿籯二字與一經作對自是器名若作盈餘解則失其旨矣蔡說非是文選蜀都賦注籯勝也則以籯作嬴解此又一說也

主臣

漢書陳平列傳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也顏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案三說俱不得其解而文晉二說尤強作解事考漢書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中

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音筍）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栒邑即豳地是也）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案爾雅釋詁尸主也尸臣主臣也（如太康之尸位羲和之尸厥官皆作主字解）主臣二字係下自稱以彼証此極爲明淅而師古不一引用反仍文晉謬說何也

彈冠

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又蕭育傳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俗云王陽結綬貢禹彈冠合兩事爲一事似誤

後來居上

漢書汲黯列傳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案文子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黯之言本此自以或說爲長第以爲出于曾子豈曾子之逸篇耶抑曾子即文子之訛耶

屠牛坦解牛

漢書賈誼列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案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注猶削也鐵則刃游閒也莊子庖丁之論蓋本諸此

四皓

漢書張良列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師古注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

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或曰當作綺里季夏柴後漢書鄭元傳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同嘉其高皆悉稱公章懷太子注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則夏字當連黃字不當連季也案四皓俱以姓名傳東園所單綺里疑皆地名而季則其字也若以夏字屬上句則季夏二字非名非姓為不倫矣此固不可以周之八士例也惟夏黃二字皆可作姓第以夏為姓則黃字無着落若以黃為姓則夏字必地名矣竊意夏黃二字與上東園角里綺里一例亦是地名而不係姓則四皓俱不

以姓名傳猶之黃石公未必即姓黃也存參陶淵明詩路若經商山多謝綺與角又云日當從黃綺黃綺之商山亦未必即以黃綺爲姓也又姓譜以園爲姓更謬

於檡

漢書敘傳子文初生棄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謂虎於檡音塗左傳作菟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按於菟二字乃虎字之切音穀楮也酉陽雜俎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不知何以取義于乳

便面

漢書張敞傳無威儀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顏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其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斜平而下圓圜即今之便面也又匡謬正俗云便面者所執持以平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總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 按便面二字切音爲扇此切音之以音而兼義者也

擇其所耆

漢書賈誼傳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人多不解按賈子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此其証也又北齊書邢峙傳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亦是此意

春秋繁露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說春秋事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

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或問春秋何以名繁露按
今注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頭如
繁露也仲舒以此名篇猶曰此天子之事也云爾容領
之而去周禮大司樂疏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
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殊未得其解

九子母

漢書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
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
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

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于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則是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猗覺寮雜記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特已有九子母也按楚辭天問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也又劉向列女傳魯九子之母號曰母師安知所畫者非此乎此不足以難仲遠也至應氏以甲觀在甲地此指太子東宮而言非無說也恐丙殿亦是在丙方

卅

子夏本夔

漢書東方朔傳子夏爲太常注應劭曰子夏當爲夔夔知樂故可以爲太常錢刻說文統釋自序子夏本夔此離析之失也考師古注以有文學故爲太常也而應劭曰以子夏兩字總合爲夔解云夔知樂故以爲太常此說非也案子夏正知樂者觀樂記魏文侯之問荅可見矣則子夏非夔字之訛也師古駁之良是

水到渠成

漢書溝洫志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今俗有水到渠成語本此案龍川志諺曰水到魚行則渠成二字又似漁行之訛矣

祁連山

漢書霍去病傳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山案祁連二字切音為天焉支二字切音亦為天匈奴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

息矢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皆謂天山也十道志以祁連焉支爲二山似誤

度曲

漢書元帝贊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入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大各反野客叢書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

音鐸西京賦乃度亥之度音杜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可以爲證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按楚詞大招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譔只此正形容度曲被歌之妙則漢書贊度字正宜作去聲讀師古之音非也

東陸西陸

後漢書律歷志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考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杜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杜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熱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南方蓋日躔右行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故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其序本如是也自司馬彪續漢書誤作日行北陸謂之冬東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西陸謂之秋後人不察因而仍之如張景陽雜詩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郭景純遊仙詩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皆誤也案漢書天文志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從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彼蓋以月行例日道而不知西陸之必不可易而爲秋東陸之必不可易而爲春也凡類書皆引律歷志皆誤作東陸謂之春西陸謂之秋不可不辨

迎婆娑神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爲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困學紀聞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

伍君傳云迎娑娑神誤也案婆娑迎神卽婆娑樂神其云迎婆娑神者乃倒字法非誤也古文每有此種句法

弋者何篡

後漢書逸民傳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注篡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喩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今人謂以計數取物謂篡篡亦取也李善文選注今篡或爲慕誤也張九齡咏懷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此用慕字之始

絕塵不反

後漢書逸民傳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注引韓詩外傳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則作反字解昭明文選作絕塵不及注莊子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注言不可及也則作及字解二義皆通而反字之義較長

獨爲君子

後漢書黨錮傳張儉亡命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又謝承後漢書劉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南陽太守行過於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案此語未詳所出考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是澹臺滅明之行非蘧伯玉也若南唐鍾離君與許令事則襲用後漢語耳

度穀

後漢書崔駰列傳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中有句云顏回明仁於度穀注云未詳案韓詩外傳孔子見客容去

顏淵曰容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顯矣其口仁則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達旨所用即此事也觳字以音則玉字之訛以形則穀字之訛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或云此是人名與下程嬰顯義於趙武對看則上文如原褱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于束脯吳札結信于邱木等句原不盡是人名耳

高足

後漢書鄭元傳元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于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案世說新語文學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受而已高足二字蓋本此也

零星

後漢書東夷列傳高句驪其俗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爲零星故以辰日祠于東南也按零星二字切音爲辰此古眞靑之所以通也猶曰辰星云爾祠于東南者因其方也俗說滌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可發一哂

馬加牛加

後漢書東夷列傳夫餘國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

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案以官名肴殊不雅馴其實郎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之類也又高句驪凡有五族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等名注古鄒大加高麗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餘無解

畫龍不成

後漢書馬援傳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孔傳傳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爲狗者龍字殊不可解野客叢書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余謂此非誤

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芬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按此說甚新然同一儒林傳劉昆虎渡事何以不諱此不可解也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蘸也又曰郭或謂之郛郛者亦大也

肸蠁

司馬相如上林賦肸蠁布寫司馬彪注肸過也蠁芬芳之

過若鬱之布寫也李善注說肸蠁布也顔師古漢書注肸蠁盛作也寫布也皆言香氣發越耳後人用之祭祀或以爲誤按揚子雲甘泉賦於是欽柴宗祈燎薫皇天皐搖泰一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已作其香始升解矣後人用之祭祀蓋本此也

盧橘

司馬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應劭注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注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于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案呂氏春秋本

味篇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應劭所引
伊尹篇即此也楊升菴集上林賦盧橘夏熟近注唐詩
三體者指爲枇杷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燃柿之文
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
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此即
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案郭璞注今蜀中有給客橙似
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
通歲食之即盧橘也又史記索隱𧗠廣州記云盧橘皮
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

熟是盧橘之說亦不一矣要其非枇杷則無疑矣

玉樹青葱

揚子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李善注引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左太冲三都賦序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倰言無驗雖麗非經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

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則太冲之譏未爲當矣

巨靈

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屓作力之貌也柔遁甲開山圖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盖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覩手跡于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屓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又郭憲洞冥記惟有一短人愛悅于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

寸曰巨靈卽此事也蓋巨靈之名則同而大小逈異矣

天與地沓

揚子雲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一作沓應劭注沓合顏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囿之大遙望也

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沓然縣遠也說者反以沓爲沓解云重沓非惟乖理蓋以失韻案沓字與月字不叶沓字與上鎬道草爲韻考陶淵明詩淸氣澄餘滓沓然天界高杜少陵詩尚書氣與秋天沓則顏說是也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桒周公受秬鬯見書洛誥而臣鬼方事未詳所出考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洛鬼戎沈約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此爲近之然子淵所指明是周公不是王季且竹書出晉世亦不可以證漢文也文王事見春秋緯武王事見尚書緯宣王白狼事亦未詳所出姑存之以俟考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

不至正與此反案宋書符瑞志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亦不知其何所本也

足下

李陵答蘇武書子卿足下李善文選注引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以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案劉敬叔異苑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悲夫足下足下之稱將起于此

則小說家言矣

天帝醉

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注虞喜志林曰嘐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嘐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徐廣曰表云石晝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嘐所云蓋卽此讖也而金誤二字

殊不可解庾子山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蓋用此也又述異記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爲石喭言得無指此歟

雉媒

潘安仁射雉賦云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講肆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案西京雜記茂陵文固

陽本瑯邪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芳障以自翳用韭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則當時之風尚可知矣

大谷梨

潘安仁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善注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惟有一樹大谷未詳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瀚海梨東王梨紫條梨潘賦本此此亦足以證西京雜記非吳均

之偽書

庾子山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亦本於此杜少陵詩杜酒何勞勸張梨不外求蓋用潘句也

蕭杌

于令升晉紀總論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李善注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案高士奇天祿識餘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兀注謂蕭然自放兀爾無名

齒居晉而黃

嵇康養生論頸處險而瘦見淮南子齒居晉而黃善注未詳考陸

佃埤雅釋木世語曰歞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案史記貨殖傳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安邑晉地也

桐乳致巢

宋玉風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善注枳木名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莊子逸篇空閱來風桐乳致巢司馬彪注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桐垂細乳蓋用此也

奇相

郭景純江賦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注江神謂之奇相考裴唐英蜀檮杌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沈江而死爲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據此則奇相與湘君皆水神皆女子也

齧膝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駕齧膝驂乘旦漢書注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文選注應劭曰馬怒有餘氣

故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且皆良馬名䭾則且至故以爲名按魏志方伎傳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此亦一齧膝也而良惡逈異矣

遺風

又云追奔電逐遺風注遺風風之疾者也按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注馬行迅謂之遺風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兎躡景犇

電飛豚銅爵神鬼則奔電遺風皆馬名也

合歡蠲忿

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按博物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續博物志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採藥一試黃昏湯草部木部黃昏爲二物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又云

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嵇叔夜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又云諼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名醫別錄萱草今之鹿葱也風土記云姙婦佩其花生男也案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身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則木部者是竇叔向詩夜合花開香滿庭則草部者是也

廣陵散

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善注閔洪琴賦曰汝南古曲張女哀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按晉書

嵇康傳初康嘗遊乎西洛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氏後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沈存中曰盧氏雜說云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淩毋邱儉輩皆自廣林敗散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

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兼韻會載琴曲廣陵散寒字韻據此則散亦可讀平聲也

按此條見夢溪筆談近刻文選者第舉綱目集覽以爲王幼學云云誤也

神女賦

姚寬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

文選本玉王錯誤按高唐賦有對曰神女賦無對曰故後人遂以玉夢爲王夢然下文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則王夢之爲玉夢無可疑者何義門云今成語又本沈存中補筆談

羣書札記卷之三終

羣書札記卷之三目錄

僧之董狐　漁山樵水　阿堵

披沙揀金　一弦　坐隱手談

杝瓦弔　何乃淘　君行 與若柯當合

未下鹽豉　冰矜　衛莊

將軍恭　風吹蒼江樹　收珠南海

豆子熟　五雲高太甲　夕葵

杜位宅守歲　胡奴　況余白首

天闕　鐵馬汗常趨　花雜雲輕

丙穴　鳩片詩　壽我觴

羣書札記卷之三

古虞朱亦棟原名學芹　　及門諸子校

銀手如斷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當是乎字之誤如斷是卜商之行也盧辯注銀廉鍔也如斷言便能殊不可解案此疑即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說文銀白金也以銀作金解其義甚明又家語弟子行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按此即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意戴記

所云如斷或即家語所謂若截耳

及日

大戴禮本命篇婦人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盧注專其志且遠嫌不百里而奔喪盧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按及日猶言逮日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謂女子有行必及日未入而還也考奔喪之禮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據此則百里而奔喪者男子之禮非婦人之禮故曰不百里而奔喪也或云不百里據注當是不見星之訛則雖奔父母之喪亦仍

不以夜行耳此其所以異於男子也此其所以爲遠嫌也及日或作日及疑誤嚴陵方氏曰逮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爲及日矣

、地圓

古語天圓地方案天文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是天圓而地方也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是天圓而地亦圓也虞喜安天論云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是亦以地爲圓矣後世天文家以地爲地球詳見羅書札記皆以地爲圓不以地

爲方者也考曾子天圓篇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盧辯注人首圓足方繫之天地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也淮南子曰天之圓不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諦也其道曰方一曰員謂水也道曰方圓耳非形也則地圓之說自古而已然矣

蒿柱

大戴禮明堂篇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竹書紀年沈約注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扛則蒿之堪爲柱也信矣俗語云村中無大樹蓬蒿當雀杆蓋淺見寡聞之言耳

鞠則見

夏小正鞠則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

見爾金仁山云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所見者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菊謂菊始苗九日榮鞠則菊花也黃崑崙曰鞠星菊黃星也舜時黃星見或夏后時亦有之金氏以鞠為菊恐正月非菊苗時也顧桐陰集解云黃星是瑞應豈得入紀候之書至傳云歲再見亦未詳仁山以鞠為菊正與朶芸相類謹闕疑可也案小正書正月鞠則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八月辰則伏共五條書法正同則傳所云星名者是也但不知其為何星爾考詩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毛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云星在東方三月時也噣亦作咮爾雅咮謂之柳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疑噣星乃噣星也若以噣為菊則如圓有見非時有見稊圓有見杏等句書法皆不類矣

蜉蝣有殷本作浮游

夏小正蜉蝣有殷傳曰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浮游爾雅作蜉蝣黄氏曰能浮水上而游故謂之浮游顧桐陰集解云殷猶衆也見其衆而知其爲五月矣案殷字當作衣字

解考詩曹風一章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二章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三章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則小正所云有殷卽有衣也案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衣者言一用兵伐殷也据小正則殷聲如衣不獨齊人之方言矣中庸讀衣爲殷小正讀殷爲衣故曰殷字當作衣字解

九宮

大戴禮明堂記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案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

云大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而終於離宮也按此即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者是

也故曰法龜文也又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故曰天地之大數莫中乎五此亦洛書之數也

鴟龜曳銜

集注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事而敗其事然無稽之談亦無足答矣按搜神記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

䖯繇之便就故名䖯化城按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意當日鯀之築城必有與此事相類者故天問云謝然不可考矣

正則靈均

楚詞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注正平則法靈神均調也按此乃切音之法正則二字合音爲平靈均二字合音爲原正平同韻而均原不同韻者此卽眞韻轉文元之法也後儒不知古人切音之法第以字義疏解陋矣

禹麾

楚詞大招直嬴在位近禹麾只注直嬴正直而才有餘者禹麾朱子曰未詳或曰近禹之指麾用人也案史記栢翳與禹平水土賜姓嬴氏其後爲秦此直嬴蓋指伯益言以喻強秦已服猶虞賓之在位伯益之贊禹也云爾屈子此語致有深意而注家殊不得其解

采薇

楚詞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至回水之上因而得鹿其家遂

以昌熾然一女耳有何關係乃令得鹿而祈之乎何此女之偏恭其喜乎衆謀周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是也又列士傳夷齊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菜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此雖不經之談然于天問都合若舊注云云真不堪一笑也莊子二

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則回水當即在首陽山下也考水經注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則回水之即雷水明矣應劭風俗通清擬夷叔改則冉季孝標夷叔二字本此

封豨

楚詞天問馮珧利玦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注馮挾也珧弓名也玦射韘也封豨神獸也后帝天帝也言羿射封豨以其肉享天帝而天帝不順羿之

所為也帝既生羿使之得意滿志射豨獻媚何以帝又不若之乎此不可解也案此條與論語南宮适所問正同謂善射如羿而卒不得其死也考左昭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此封豨即伯封也其云獻蒸肉之膏者即左襄四年魏莊子所云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者是也舊注臨文解義殊不得其旨

懊青兒

楚詞招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考
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百倍之人臣此
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
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
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
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
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

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覷之於故府果有乃厚賞之招魂所云正用此事憚有戒心也即屈子事君致身惓惓不忘之義也舊注云憚負矢懼而走也從兕索解似未得屈子之意案荆哀王宜作楚非見說苑立節篇但彼又以隨兕爲科雉耳

黃棘

楚詞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慶善曰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往

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十五年與秦盟于黃棘史記楚世家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客死于秦今頃襄任用姦回將亡國是覆施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吳仁傑離騷草木疏云梫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媮樂逸注云神光電影非是又以黃棘爲棘刺而不知所據今按山海經苦山有木焉名曰黃棘案宋刻脫此四字今訂補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離騷草木多用山海經九章蓋取諸此地名之說誤也本草木部有赤棘白棘唐本註引切

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俱類棗嘉祐圖經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而狗杞有針者一名枸棘今此所云黃棘以黃華得名又其實如蘭則用爲馬策者特取其香耳不以刺爲嫌也唯椒亦然案斗南駁王汪確有根據第枉策二字不無微意則補注引史記以黃棘爲地名正未可厚非也

九折臂

左定十三年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詞九章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一用易之豐卦一用

禮之少儀

楚些

幼讀楚騷些字不得其解考夢溪筆談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語辭今夔峽湘湖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啓棘賓商

楚詞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注訓棘爲陳訓賓爲列謂商爲五音之商洪興祖補注以爲急相符契以

賓客之禮而作是樂朱子辯證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
啓夢上賓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若山海經云夏后
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則是當時別本此書亦
誤作嬪故或曰因以商爲說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
矣按賓商疑指商均言虞以丹朱爲賓夏以商均爲賓
猶后夔之言虞賓在位也若山海經所云恐不足爲據
丹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朱子集注屠母疑亦謂淮
南所說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
而慚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

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卽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案此條當指太康言勤勞疑作瘏也子居病也母疑卽五子之歌所謂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者也死分竟境同地謂太康爲羿所拒死于河南而河北之地已爲羿所竊據也離騷經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正與此合

女岐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集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號[illegible]應劭漢書注九子母或云即女岐也

娵隅

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公問娵隅是何物對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案娵隅二字合音爲魚亦切音之法也

元之妹

世說新語賢媛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元之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王敬美云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妹當為姊案王江州即王凝之夫人即謝道韞遏即謝元小字下條明云謝遏絕重其姊張元常稱其妹則妹字乃刻本之譌非孝標之誤也王以為註誤過矣

軒軒霞舉

世說新語容止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又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朝軒

軒如調霞舉案開天遺事元宗召李白便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正用世說語也

茗柯

世說新語賞譽篇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仃又作行）劉本注言茗之枝柯小實非外博而中虛也楊用修曰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膚立當是茗柯之反案茗柯二字初不得其解既而思之此亦切音之法也當從注作茗打（頂等二音）茗打二字合音爲梗楚詞橘頌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意正相合或者以

王右軍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遂改若打爲若柯未可知耳然若柯字亦自佳

江廧

世說新語賞譽裴令公目見傅蘭碩撮江廧靡所不有王敬美曰據晉史作汪翔蓋汪字之訛而爲江翔音訛而爲廧也然汪翔亦甚費解案江廧二字無所考惟逸周書作雒解有堤唐山廧句孔晁注山廧謂廧畫山雲豈江廧爲山廧之訛耶抑唐廧之誤耶若晉史作汪翔則直作汪洋解耳姑存之以俟考

爾馨

世說新語品藻王丞相云見謝仁祖語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何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耶劉本注有尊謝卑何之意案賞譽篇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又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桓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據此則所云正自爾馨者謂正得人意中所欲言此

重之之辭非輕之之辭也王徵美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未是令人得上謂猶得駕乎其上也劉會孟云得上亦足以發非是又方正篇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句如馨地劉會孟曰如馨即如此寧可鬥戰求勝又語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則皆作如此解也

僧之董狐

世說新語干寶向劉眞長敘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

之董狐案酉陽雜俎貝編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此亦可資笑談之一噱也

漁山樵水

世說新語排調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案古樂府有枕石漱流之句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敬美曰誤語乃得佳遂爲口實此王子敬畫蠅也宋

景濂竹溪逸民傳逸民謂其友曰吾將漁于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此語乃眞可與漱石枕流作對也

阿堵

世說新語規箴王夷甫雅尚元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劉須溪注阿堵物猶言這箇物非以名錢楊升菴云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曰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人曰這箇

也案世說新語文學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謂理只在眼睛前也又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傳神只在眼精中也則所云阿堵物者亦謂眼前物耳今俗語猶有眼睛前頭之說即此意也須溪升菴之說似猶未的耳晉書王衍傳作舉阿堵物却

披沙揀金

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

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紀曉嵐庚辰集云按舊注皆引此文然唐試此題乃以求寶之道同乎選材爲韻李程席夔張仲方三賦皆以求賢立意疑別有所出今不可考案開天遺事明皇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唐人賦蓋本諸此所謂求 寶之道 同乎選材者也

一弦

世說新語注稽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此與陶淵明蓄無弦琴每醉輙撫弄以寄其意皆千古韻事也又列仙傳太眞王夫人王母少女玉巵也每彈一弦琴即百禽飛集時乘白龍周遊四海此又一一弦琴也

坐隱手談

世說新語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

劉注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金樓子初堯教丹朱棋以文桑為局犀象為子按瑯嬛記吳賊不好棊見人着輙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棊曰鬼陣此與手談雅語正相反也續博物志語林云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棊聖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訕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棋聖之稱其以是乎

虺瓦弔

世說新語輕詆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擲折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虺瓦弔孫家兒打折劉會孟曰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虺瓦弔者非地名即不祥短命按虺瓦弔當是詈人之辭考裴淵廣州記曰弔蛇頭鼉身水宿亦木棲俗謂曰弔嘗至輕利以銅瓦器貯之浸出而惟雞卵盛之不漏治諸毒絕驗也此爲近之弔一名吉弔

何乃淘

世說新語排調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

以服虔彈棊局曰何乃渹（劉注吳人以冷為渹）劉既出人問王公云何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何虛問之辭那渹猶如何也吳中呼若何為那渹按集韻渹與瀞同冷也吳人謂之渹說文解字冷寒也楚人謂冷曰瀞當從孝標之說為是

若仃

世說新語賞譽篇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一作仃）胡文英吳下方言考若仃到底也到頂也吳諺謂至極為若仃按晉書山簡傳酩酊無所知酩酊亦作茗艼醉甚

也文莢之說亙是此若柯字其爲若行之訛無疑詳見前條

末下鹽豉

世說新語言語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曰有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劉會孟曰最得占對之妙言外謂下鹽豉美尚未止此第語深約可以意得難以俊賞耳王敬美曰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陳志華曰晉書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云謂千里末下是蓴豉所出之地張鉅山詩一出修

門道垂觀末下蓴按圖南因話錄曰末字誤爲未末下千里皆地名其地今屬平江案此自以蓴羹對羊酪故時人稱之爲名對晉人最重蓴羹觀張季鷹傳可見也千里或是湖名末下之名疑是後起不可信也當從世說作末字爲是

冰衿

世說新語規箴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詣王丞相丞相曰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嗔冰衿而出不得一言王敬美曰冰衿二字切音爲噤謂噤戰而

曰不能言也陵氏之解得之

衛莊

杜亦嘗行皇孫猶曾困蹇句衛莊見貶傷其足注衛當作鮑左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按左哀十七年衛莊公踰於北方而隊折股則傷足矣上文用皇孫事此當用衛莊事但不知其何所指耳

將軍蓋

杜少陵修水筒詩詎要方氏符何假將軍蓋作佩趙曰草堂

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按東觀漢記耿恭爲校尉居疏勒匈奴來攻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刺一作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拜有頃井泉噴出據此則草堂作佩者是也或云蓋當作拜亦通

風吹蒼江樹

杜詩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朱子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極險盛常雨

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爲滿似此類極多按杜上漢中王詩沓沓東山攜漢妓冷冷修竹待王歸滄浪詩話云疑是攜妓去亦以去對歸也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棘人道有大漏天小漏天梁益記雅州西北有大小漏天時公居梓州正在其東故曰鼓角漏天東也

杜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詩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注引搜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事按異苑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

鶴於橋下語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此句切橋下句切竹橋也

收珠南海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按李善文選注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衆于首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少陵蓋本此也考通鑑綱目代宗廣德元年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或以自平爲宦名者誤也

豆子熟

杜少陵别贊上人詩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杜詩詳註華嚴疏鈔云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得煖氣色尋便出上按傳燈錄馬祖謂大梅和尚梅子熟矣亦即此意

五雲高太甲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嚴滄浪詩云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考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

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象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按少陵此句明用王子安語則嚴滄浪之欲改甲爲乙者妄矣楊升菴云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姑闕疑以俟博識可也

夕葵

杜少陵詩負米力葵外讀詩秋樹根蔡夢弼注力一作夕劉須溪云力葵固不可解夕葵亦晦棻隨士衡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顛西南晞

則夕燚二字原有出處所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也

杜位宅守歲

杜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戎一作咸千家注王洙曰晉王戎字濬沖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舊注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鬬讙譁正用公此詩也案竹林七賢論劉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

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黃注所以云不應用父子事也按南史王鎮之傳王思遠王晏從父弟也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阿戎思遠小字則阿戎二字正是從弟杜未嘗誤用也如功曹非復漢蕭何乃解者自誤耳

胡奴

杜少陵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趙注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

者陶侃之子名其于阿段似無析于按劉敬叔異苑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杜蓋用此

況余白首

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

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唐詩三百首云疑是晚餘之訛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惋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茉況余二字承余尚童稚句來多少感慨若作晚餘二字指公孫大娘說則玉貌繡衣晚餘白首竟成何語耶

天闕

杜少陵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劉會孟曰臥字可虛可實用天闕高渾若天閱天淵豈不牽強乎蔡夢弼注引蔡條西淸詩話荆公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臥爲親切谿林黃山谷對梁極言其是劉貢父闕之川道是恠他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此爲的解楊升菴云韋表臣詩詩話據舊本作天閱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共見卓矣今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祕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

天闕字正本此天闕闕天也雲臥臥雲也此倒字法也子美復生必以余爲知言然余謂總不若天闕之渾成耳

鐵馬汗常趨

杜工部行次昭陵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楊升菴集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杜詩葢用此也

花雜雲輕

杜少陵詩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遠一作雜蒙此通邱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雜花生樹句則雜字爲是且以遠字對輕字則輕字對上讀謂雲氣縹緲處處見山也以雜字對輕字則輕字連下讀謂春山吐雲處處皆輕也雜字輕字乃寫花而非寫樹寫雲而非寫山此唐人詩法也

丙穴

杜少陵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千家注王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北有魚穴

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鄉善長曰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尺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黃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柏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穴丙穴穴口濶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案水經注丙水上承出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向丙故曰丙穴說為明析又本草綱目陳藏器曰左思蜀都賦嘉魚出於

丙穴六臣注云魚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魚豈能擇日出入耶按抱朴子云燕避戊巳鶴知夜半魚豈不知丙日乎此又一說也

鳩芹詩

杜少陵詩炙背可以獻天子野人由來知美芹藻用列子也案二老堂詩話蜀人縷鳩為膾配以芹菜或為詩云本欲將芹補那知弄巧成鳩芹二字甚新弄巧成三字不可解大約言鳩性拙也

毒我腸

杜少陵夏夜歎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按徐陵玉臺新咏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月發此堂有豔淑女在此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少陵毒我腸本此或改毒字爲愁字者誤也

屠蘇

杜少陵槐葉冷淘詩願隨金騕褭洙曰馬也走置錦屠蘇千家注杜修可曰屠蘇字或作廜廯玉篇云廜廯菴也通俗文屋平曰廜廯廣韻云廜廯草菴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廜

蘇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插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楊升菴集蕭子雲雪賦曰韜芬葱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于圓池終停華於旁井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羣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遂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謠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賜兒作天子豪屠蘇二字切音爲廬則屠

蘇之爲屑也明矣

槐葉冷淘

猗覺寮雜記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晚凉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又東坡云青浮卵盌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芽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

坐人衣

杜少陵詩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或曰坐字指螢話謂坐人衣上也坐字巧甚案坐人二字疑迆

謂坐人謂在坐之人耳若以螢為坐衣則太纖矣此與黃鶯並坐交愁濕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故不同也

功曹

杜子美詩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中山詩話曹參嘗為功曹而杜詩云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墨莊漫錄前漢高帝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按吳志江表傳孫策謂虞翻曰卿復以功

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是亦以蕭何爲功曹也

何顒

杜子美上兜率寺詩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劉注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侈于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緣出處姓誤蔡夢弼曰何顒疑是周顒何顒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常奉佛食菜考之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與孤之句豈亦誤耶按唐書藝文志有何顒傳一卷老杜所用或在於此姑闕疑焉可也

春睡美

杜子美偪側行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坡詩云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蓋本諸此

禿節

杜少陵詩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歸竹坡詩話晃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按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後漢書張衡傳蘇武以

禿節斅貞禿節二字本此

黔突煖席

杜詩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注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按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高注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注易孔墨二字誤考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班孟堅答賓戲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韓退之諍臣論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皆本此也

胡奴

杜少陵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顧炎武曰陶侃胡奴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乃侃子範小字非奴也或曰當作陶峴胡奴事見甘澤謡陳廷敬曰陶侃奴見僞蘇注及異苑薛夢符已辨其妄謬然其事卒不知所出舊有贗解陶侃或是陶峴峴彭澤之孫浮游江湖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入號水仙有崑崙名磨訶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之奴支體磔落裂浮于江水上峴流涕迴櫂賦

詩自序不復游江湖峴既公同時人其友又公之友異事新聞故公用之耳侃峴音相近但峴事僻人因改作侃也按陶侃胡奴事以僞蘇注所引故并異苑而疑之然異苑不可信袁郊甘澤謠獨可信乎陶之子名胡奴陶之童有胡奴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合歡

杜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劉須溪曰如此用合歡事不可解趙次公云合歡橋落成而聚客歡飲矣者笑前人之勞而無

按成擬合歡二字疑是合顯之訛以趙上原有灝字也不必出解

羣書札記卷之三終